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十九.

想到這裡，我不再猶豫，伸手向沙爾索要，這時他和東尼也抽夠了，便點了一支給我。這種煙一個人抽很浪費，在第一口和第二口之間，煙仍然燃燒著，而且燒得很快。我學著他們，把肺吸得滿滿的，那個滋味很不好受，尤其在吸時，其味辛辣無比。吸到第三口，胃就覺得很不舒服。胃神經彷彿變得十分靈敏，我感到胃壁在蠕動，胃裡的食物似乎都分別得出來，甚至於有點想嘔吐的感覺。

我強忍著，繼續抽下去，這時最顯著不同的感覺便是聽覺了。平常傳到耳膜上的聲波，實際上是混雜了各種不同的聲音，要經過辨識的過程才能分清。在習慣上，我們的注意力是以音頻的變化以及音量的強弱作取決。而此時，我發覺注意力的型態改變了，也可以說是不存在了。一個弱小的音量變化也會吸引我，而就在那一瞬間，另外一種變化又會突然浮現，將注意力移走。

視覺亦然，餘光所及，任何一個動作都會立刻引起我的注意，而且不必轉移視線也能看得十分清楚。如果一切都在靜止狀態，那麼注意力便會被聽覺吸引。再若四周寂靜無聲，大腦中的印象就會一波波地湧起。

由這些現象，我知道是人的意識中樞受到麻痺的結果。也就是說，人的感官還維持正常的運作，而「自我」卻已不在。如同一葉浮萍，隨著風力、水波不停地漂搖。

眼前的景象都是靜止的，附近那個俱樂部的音樂又不斷的傳來。照理我的注意力應被音樂的變化吸引才是，而事實又不盡然。我發覺變化一旦形成了一種規律，而且這個規律本身又不再變化，久了也會失去吸引力。

因此，只有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音樂繼起時，聲音才能暫時鑽入我的心中。沒有多久，隨著注意力的轉移，音樂逐漸地在耳中消失。

這時真正存在的世界，應該是一個完全內在的、由無數記憶的片斷所組成，不停地交接變化的、極難捕捉的幻想世界。撇開感覺的對象不談，這整個的印象頗有點山谷回音的味道，每個回聲失去了一部分的動力，變得愈來愈弱以致於完全消失。

記得在「大峽谷」那部電影中，有段以快鏡頭表現浮雲的變幻。開始是一片水蒸氣凝成水珠，由無色變成可見的白雲，隨即因溫度變化，又還原為水蒸氣。接著水珠又形成，不斷的幻化，永不止息。

這時，人整個地遁入了內感中，一動也不動地坐著或著是躺著。平時一個姿勢坐久了，神經會傳來不舒適的訊號，通知我們要換一個姿勢，以調節生理上的需要。照理說這種神經脈衝應該會引起注意才是，我試著測驗自己的感覺，這才發現，除了胃神經別靈敏外，其餘身體五官的神經顯然都已經麻痺，喪失了傳導的功能。

我試著捏捏手腳，一種很奇怪的感覺產生了。由於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探索這種現象上，我彷彿變成了第三者，手既不屬於我，這麻木的皮膚也不屬於我，「我」似乎只能知覺而不存在。

同時，我也感覺得到血液在血管中流動，很像是一些微粒，正以極高的速度沖刷血管。眼皮很沉重，很難控制，眼睛可以瞪視很久而無需眨動眼皮。雙頰感到似乎有東西附在上面，嗅覺幾乎不存在，口中則有一種奇特的味道，既不難受，亦無好感。

概括的形容這種生理狀況，可以說是具有速度感、離體感及幻覺。血液的流動產生速度感，四肢神經的麻痺產生離體感，注意力的失去控制，使人與日常經驗隔離，這便是幻覺。三種感覺的綜合，完全超出了生活經驗，人們以「飄飄欲仙」形容之。

整個說來，吸食大麻後，人生的素材並沒有變化，只是組合的方式改變了。喜歡追求新奇者、對自身生活環境感到厭煩或想要逃避者，只要得到一次這種反常的經驗，必然會迷戀於其中，不可自拔。

人生本來是美好的，心理作用的形成，原是生命一種安定的力量。在正常的狀況下，人們多半抗拒改變，依戀熟悉的環境，追求和諧平安的生活。照理大麻這種破壞規律，顛倒常態的幻覺，偶一為之或可謂之滿足好奇心。如果能令人到了沉迷不可自拔的地步，我認為必是人類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嚴重的問題。

果真如此，則一味地指責那些心靈已經受到傷害的人，是絕對錯誤的。沉醉於麻醉品只是一個癥兆，是無數的癥兆之一。人類如果不自省，只顧治標而不治本，遲早會步上以往雄踞地球達數十億年的恐龍的滅亡命運。

一般說來，大麻的藥性不久，每抽一次大概可維持三個小時左右。到了午夜，四周嘈雜的聲音漸漸沉寂，此時藥性也漸去，癮頭大的人再一次又抽了起來。尼奧和秀子先去休息了，菲力及白蒂則互相擁抱著，倒在地上睡得酣熟。

我已用心研究了很久，心理感到無比的疲憊。當煙傳到面前時，我還想再體會一下寧靜狀態的感受。同時我也該回去了，行走在涼夜的街道上，相信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在不需要控制自己思緒的情形下，一切幻象無住於心，世界彷彿不存在，「我」也遍尋不著。這樣坐了不知許久，有一個嬉皮突然彈起吉他來了。那一聲聲鏗鏘的弦音，很清脆地敲入了心際。抬頭一望，月華似水，無意間，凱洛琳的影子闖入了我的幻境。

突然一個念頭閃起，我為何不向她吐露心聲呢？我沒有必要經歷那傳統的追求過程。成功了固好，失敗又於我何損？何況她不久就要離去，以後未必有比今天更好的機會。我寧願她給我一個否定的答案，也比在不確定中煎熬要來得輕鬆。

這個念頭起於電光石火似的剎那，這時我沒有經驗行為的桎梏，立刻就把握住這個剎那。在遞煙給凱洛琳時，我聽到自己在說：「我能不能對你.....說句話？」

她停了好一會，說：「你說吧！」

我幾乎忘了要說什麼，想著想著，終於又抓住了那個要消失的念頭。我說：「我想和你.....」和她做什麼呢？一時間，心緒又行過了許多不知名的地方：「和你結婚。」

話聲還在喉頭震動著，眼前已有了一幅畫面，但是還沒有成形，就散成了碎片。如同萬花筒中繽紛的七彩，漸漸地淡了，更破碎了.....

「什麼？」面前突然出現一個秀麗的面龐，大特寫.....戰地鐘聲！是英格麗褒曼！那灰色的眸子，灰色的.....浮雲載著我，飄著，飄著.....「什麼？」是凱洛琳？什麼「什麼？」啊.....

「結婚！」

不對，嬉皮是不結婚的.....嬉皮，我是誰？.....我振作了一下，搖搖頭，眼前景象立刻變了。凱洛琳迷茫地望著我，她轉過身來，斜靠著牆，一片淺灰：「你瘋了？」

為什麼瘋了？我瘋了？不.....是什麼？.....啊！是了，我在向她求婚！我振作了一番，活動一下筋骨。頭腦清醒了些，我感到自己說錯了什麼。

突然，一隻煙由左方遞了過來，我吸了一口，傳給她：「不是傳統的.....方式。」

她吸了一口，火光一閃，是一顆流星，我該許一個願。

「什麼傳統方式？」

她的聲音飄入我的耳中，如同片片的雪花，立刻溶化了，找不到一絲痕跡。我在說什麼？剛才.....傳統的方式.....是了，傳統的方式。

乘著傳統的神話，我來到廣寒宮，月光映在地上，她的臉染著淺灰色的輕芒.....連嫦娥都耐不住衾寒.....凱洛琳.....月球上多麼空寂啊！

「希望永遠和妳在一起。」

哈哈！妳望著我做什麼？艾洛伊莎.....艾洛伊莎？.....拉哈曼尼諾夫.....

「啪」的一聲，把我們都驚醒了，原來那個嬉皮彈斷了一根弦。

吉他，多美麗的弦聲.....

「為什麼？」是凱洛琳在說話。

什麼？為什麼？她在問我？.....為什麼？什麼？好累啊！這無盡的圈圈.....人生，無常的人生，我多麼需要愛啊.....

「愛！」

什麼是愛？青春美麗？.....不，那遲早會消失的.....是瞭解？艾洛伊莎.....她在巴西！.....一片雪在溶化.....是月色撤退了.....

「愛就必須長相廝守嗎？」

是誰在說話？很熟悉！.....啊！是凱洛琳說的.....是嗎？相愛難道就必須永遠.....永遠什麼？世間那有？.....艾洛伊莎？.....

我愛誰？.....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.....我一直需要一個.....一個什麼？.....一個有她在一起的.....

「.....家.....」我的喉頭髮出了聲音。

「.....一個.....？」

為什麼一個？.....凱洛琳？.....我們是.....

「.....兩個.....」